



本期名家：蔡寅坤

中国美术

2009 · 解读

当代性
学术性
文献性

新华出版社

5

Zhong Guo Mei Shu China Art

当代性 · 学术性 · 文献性

中国美术 解读

名誉主编 冯远 王林旭 孙志钧

主编 徐恩存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 解读2009 / 徐恩存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011-9144-4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美术—中国—现代—丛刊. IV. ①J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2402号

总策划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名誉主编 冯 远 王林旭 孙志钧
艺术总监 姚民和
学术顾问 何水法
编委 张道兴 尚 扬 田黎明 许占志
马国强 戴成有 许正龙 李 翔
孔 奇 杜世禄 初中海 何奇耶徒
主编 徐恩存
副主编 梁秋克 刘进安
常务副主编 王汉东 贾 鹏
编辑部主任 张晓秋
编辑 梁荐铭 叶 文
编务 黄开利
外联 张 镛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80661
传真 010-68981318
电子信箱 zgms2004@tom.com
设计 北京元创空间设计公司
监制 航佳集团

《中国美术》编辑部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内

中国美术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捷艺轩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40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144-4

定 价: 58.00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12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68913330

目录

zhongguomeishu

当代名家文献

4

蔡寅坤 我的大写意花鸟

周韶华 狂写意的形式化 情感强度的表征化——蔡寅坤大写意艺术赏析

鲁慕迅 写时代之大美——读蔡寅坤画

谢春彦 八哥寓言——浅论蔡寅坤画艺

学术关注

24

徐恩存 以技入境 重在情怀——郑美秋工笔重彩作品读后

东方红 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参展书画作品

名家名作赏析

44

孙志钧作品

艺术论坛

54

党伟 试论美术作品的色调处理

刘成一 浅析《丛篁古木图》

李振 艺术市场呼唤美术批评教学改革

李向鹏 对当代中国画创作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视野·文本

64

徐恩存 阳光下的生命没有忧郁——黄腾辉的油画艺术

徐恩存 将情思入笔端 化意绪为境象——读段来杏的山水画

王承典作品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

郑亚林作品

徐恩存 难得的是那份情怀——谈郑峰的中国画

石寒 含运覃思 风化幽微——谭乃麟的人物画艺术浅析

宋文京 塑形在手传神乃心

李也青 意向造型与审美变形

名家评论

言之 狂直的画

莞城美术馆

封面：蔡寅坤

封二：蔡寅坤作品

封三：蔡寅坤作品

封底：郑美秋作品



画家蔡寅坤

当代名家文献·蔡寅坤

蔡寅坤，字深地，号墨出，回族，1963年生于四川成都。现为成都画院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委员。

蔡寅坤先生在创作中重视画面全局的结构气势和笔墨运用，重视对物象特征的强化，重视对物象真情的感受。他苦心营造画面结构、造型，从不放弃感受而迁就表象。品读他的作品不仅能领略到高洁之美，同时还能体会出一种雄浑的气势。蔡寅坤把自己特有的个性、气质、生活经历融合在绘画当中，形成了“重、拙、大、豪”之美的独特画风，在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坛独树一帜。

蔡寅坤先生作品入编《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中国首届花鸟画作品集》、《中国当代著名花鸟作品集》、《中国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花鸟作品集》、《当代中国画扇面集》、《当代中国画杰出人才集》、《中国画三百家》、《当代中国画名家杜甫诗意画邀请集》、《水墨传承·当代中国花鸟十人展》、《水墨动向·第三届当代著名中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红梅八哥”中国第二届花鸟画学术提名展》、《“相依图”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等大型辞书画集，并荣获“中国花鸟画成就奖”和“当代中国画杰出人才奖”。曾为中央军委创作巨幅大画《鹤》，为天安门城楼创作巨幅大画《池塘昨夜惊风雨》。

作品赴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士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展出并被有关机构收藏。曾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大型个人画展、联展。《美术》、《中国书画》、《江苏画刊》、《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杂志曾专题介绍其艺术成就。

出版有《蔡寅坤画集》、《蔡寅坤的画》、《蔡寅坤大写意花鸟》、《蔡寅坤花鸟精品集》、《当代中国花鸟画坛10名家·蔡寅坤作品集》、《走进野风堂》等多部专集。

我的大写意花鸟

蔡寅坤



蔡寅坤创作中

写意就是表现，大写意即大表现。表现即艺术。我的花鸟画是大写意。大是一种中国绘画的独特语言，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造型、色彩以及笔墨。

诗人以意写像，画家以形写神。写神是为了传情，传情必须以形为根。在我的花鸟画中，用物象的局部展示大世观。物象在画面中成为次要的层次，取代它们的是画面的形式构成和色彩，即大象。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最高境界：大象无形，是我大写意花鸟画的中心结构。

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是一种民族性的美学范畴，是建立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的。它是以文学、哲学、美学等为发端而形成的诗、书、画、印的结合。精于花鸟画的历代大师无一不具有广泛的文化修为和学识，如八大、吴昌硕、齐白石等。因此从传统的人文哲学思想获取营养，继承民族绘画中的优秀技法，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民族思想中纯朴的表现手法，在现代生活中关注时代气息，新色彩观念，运用重彩没骨画法，融入书法笔意，大墨淋漓，原色突显，阔笔细线，干墨、湿墨的交错运用，破墨、破色多层重叠，浓淡互衬，墨色与原色，线与面之间在纵横交错中，因大墨成沱，重色交错，笔势纵横，浓淡变化，墨色配合，在墨色的统一下，形成热烈醒目的画面效果，厚重有力，格调清新，更显层次丰富的神韵。因挥写自如，不雕不饰，放而有序，不涂不抹，严谨认真，多以大自然的花鸟为题材，去观察，去发现，并加以取舍加以组合，所以画面中的朴拙、浑厚、自然天趣得到了彻底的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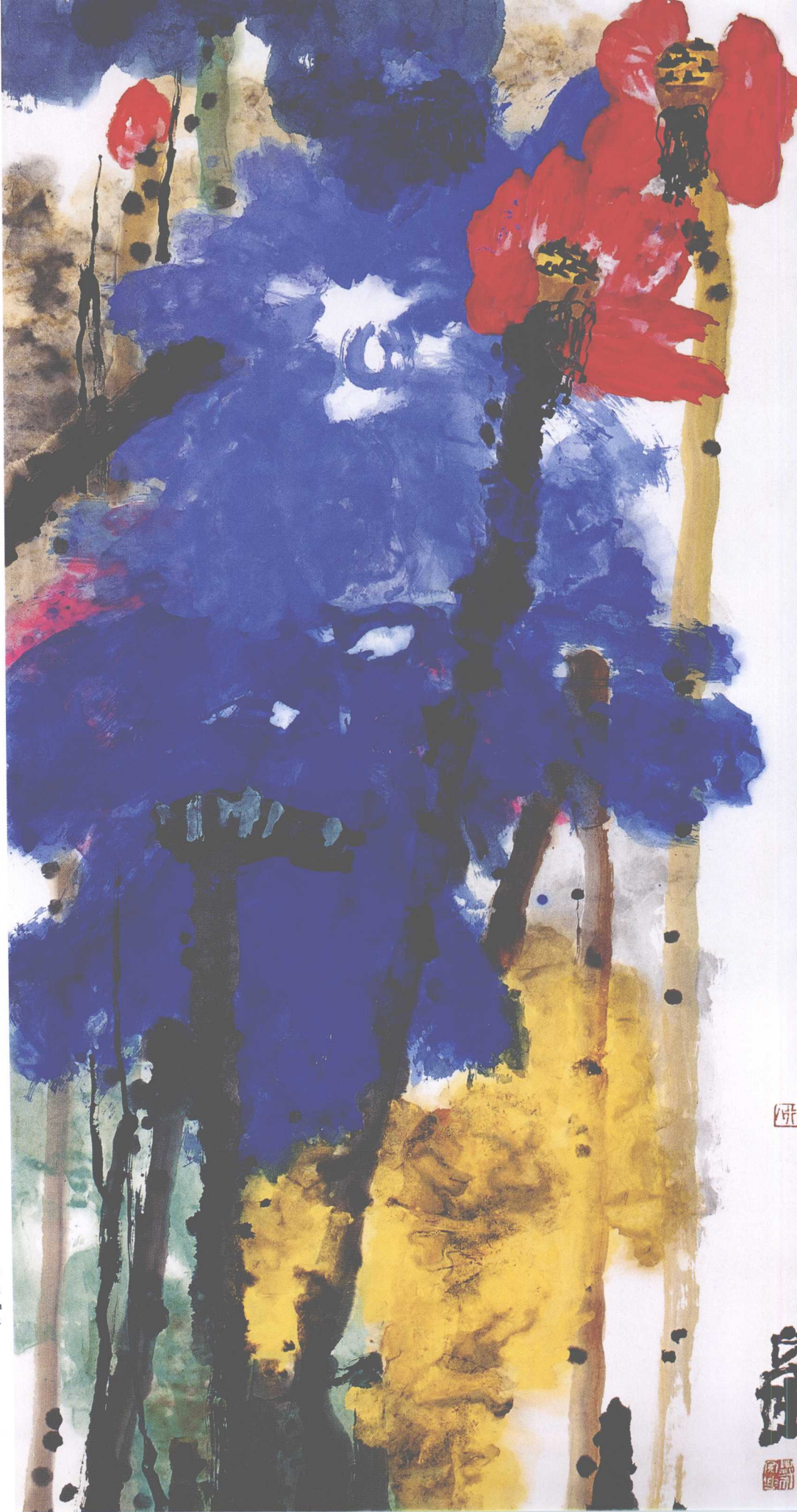
在布局上刻意求新，突出画面构成的时代特点方面，我是用墨、色及黑白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通过虚实的构图处理，注重边和角在画面中的整体考虑，甚至用题款印章来调和边角与画面其他部分的关系，不仅强调了构图的完整性，也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效果，所谓实中带虚，黑中留白。沉雄有效的空间结构，充分实现了绘画中的现代气质，视觉效果强烈而震撼。

对传统绘画学习和继承，借鉴民间艺术如年画、剪纸、农民画等的色彩和样式，加以发扬，是我大写意花鸟画的根本所在。同时学习西方绘画中的优秀成果，如立体派、野兽派、抽象绘画，则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意境。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在画面关系的处理，色彩的运用，绘画的形式结构方面，都极大的影响了我的绘画风格，是我大写意花鸟画形成形式感、时代感不可多得的因素。

在我的大写意花鸟中，上述艺术理念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强调。

我偏爱画荷。荷花有极强的造型特征，形式感特别强。荷叶的面，荷杆的线，恰好具备了绘画中面、线的基本要素，因而更能让我充分地、在绘画中展示自己的艺术理念。荷花虽姿色娇媚却清纯不浊，

暗香
纸本设色
240 × 120cm
2008 年





暗香袭人 纸本设色 530 × 265cm 2009年

张显个性而又内敛有仪的品格，也是我偏爱画荷的另一个原因。在鲜明而恬淡的色彩中，荷花那种超凡脱俗的仪态所具有的震撼力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荷花的观察，每个人视角不同，视野各异，因而各自的表现也就千姿百态。我酷爱秋天的残荷，秋风秋雨中独自赏荷是我秋天的日课，画眼中之荷，写胸中之荷，是我永不言弃的求索。野风习习，我愿为荷花奉上我一生的笔墨。当我将荷的各种情态溶入胸中，把它的叶、梗、花、莲一一揣摩之后，它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性突显了出来。于是在我的大写意花鸟画中，残荷在颠倒俯仰、青黄交错中的意态，显现出沉稳、厚重品格；在莲蓬上点缀的一两片争露的花瓣，总能使人产生对秋天、对生命价值的遐思，是一种关于生命辉煌最朴素的表述。在我的作品中，为了能够生动表



现出秋天荷花的这种特征，我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一贯的构图方式，大量采用线对画面进行分割，加上强烈鲜艳的原色，纯色平涂，来加强视觉效果，从而展现出荷花生动沉稳的情态。马蒂斯说过，简单的色彩，正因为它们简单，所以更能对内在感情发生更大的力量。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运用色彩。我想这就是有关荷花个性与共性的认识。

个性与共性是一个画家的根本艺术取向。只有在个性中求共性，这才是画家的艺术生命所在。我的大写意花鸟画是我的个性表现，是我在绘画的道路上兼收并蓄并进行取舍而形成的，不仅溶入了我的知识积淀，也溶入了许多年前西北高原赠予我的人生磨砺。

我的大写意花鸟画是我的大世观。



丝瓜小鸡 70 × 70cm 2007 年

狂写意的形式化 情感强度的表征化

——蔡寅坤大写意艺术赏析

周韶华



蔡寅坤在创作

在最近20多年中,中国画坛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分化,中国画家的文化心态也异常复杂多样。不论是传统文化心态型、自我文化心态型、社会文化心态型或人类文化心态型等,各自在不同层次上确定价值取向,进行各自的文化追求,决定着艺术家不同的命运。花鸟画这个与现实生活贴得并不很紧的画种,也以其自身的特殊方式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呼声。在艺术上可说是一个不平常的躁动时代。

在上述文化情境中成长起来的蔡寅坤老弟,我认识他也快10年了。他的画以大写意为标榜,以“大写”这一有生命力的形式(不是对象表层的外形式,而是物我感应的活生生的内形式),是一种放大的物我同和的人格力量和宇宙大生命天地通流的象征表现,是意象的表征和结构的象征,大有含小我而成大器的风度,是狂写意的形式化,情感强度的象征化,是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前程不可限量。

在以杜甫诗意为底蕴的他的众多作品中,有一种内气勃发和张力冲击,这是他的艺术的一个鲜明特色。记得在10年前我在万隆对一位我很赞赏的印尼画家说过:“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正是由此我赞赏蔡寅坤的狂写意形式,也正因此,也很赏识他对情感强度的象征表现。

发挥想象力和表达心灵之力的最佳手段就是中国的写意文化形式。时代的脉动与创作主体的心灵感应呈现出来的艺术动态节奏和力度美,是一种令人回味不已的情态结构美。正如莱辛所说:“魅力就是动态中的美。”这魅力恰好就是动态美与力度美之合;这美,正包含在由神秘混沌的意象所呈现的神韵中;而这神韵恰好是对东方文化精神的重振,是人生与宇宙的统一。对于这种审美境界的创造,用卡西尔的话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情感生活达到了它的最大强度,而正是在这样的强度中改变了它的形式。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再生活在事物的直接实在之中,而是生活在纯粹的感性形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在其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感受到的是它们的形式和它们的生命,而不是它们带来的精神重负。”用这些话为蔡寅坤的审美追求所取得的成果作一小结,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

写时代之大美

——读蔡寅坤画

鲁慕迅



蔡寅坤在创作

蔡寅坤的花鸟画，司雄放一路。大笔，浓墨，重彩，满构图，大气势，纵横恣肆，酣畅淋漓，可为真正的大写意。具体说来：

一是雄放的气势。寅坤画以气盛，有气才有势，气发于内而势形于外，所以他的画远远看去便觉气势夺人，被它吸引和激动。如东坡之赞吴生画：“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盖其气皆出于真性情，故能夺天地造化而形诸笔墨间。

二是重拙的笔墨，用笔粗，用墨重，取象拙，用意巧，是其笔墨语言的基本特征。用笔粗以删繁就简，形约而气畅，韵生而意得；用墨重以强其筋骨，增其力度，使画面浓厚而见精神；取象拙以尽洗浮华，求其内美；用意巧以穷其变化，尽其精微，是以拙中寓巧，粗中有细，雄放中不离精微，节律中乃孕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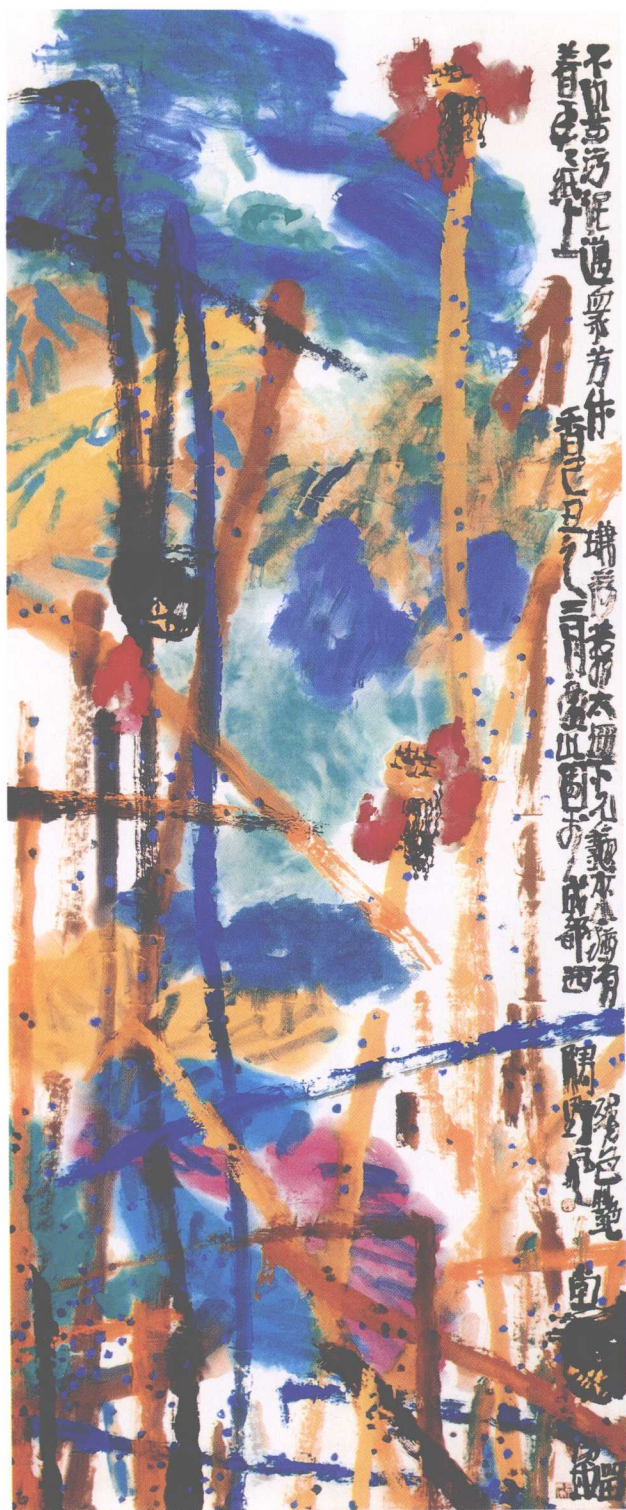
三是绚烂的色彩语言，墨亦是色，色亦是墨，墨色相生而相成，艳而不妖，不火，不躁，不俗。强烈而沉稳，绚烂而雅致。色不随类，而以色抒情，是感情色而非自然色，色是音符，色是和声，以五色而奏八音，咸池云门，可以目闻也。

四是富于张力的图式。满构图，大笔触，饱和色，加上意象造型，以实代虚以及局部放大的大特写式取景法等诸多表现手法都有着大胆的突破。如在处理虚实关系上，往往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乃至密可走马，疏不容针；在取景上，四面出枝，四面入枝，以小局部占领大空间，造成宏大的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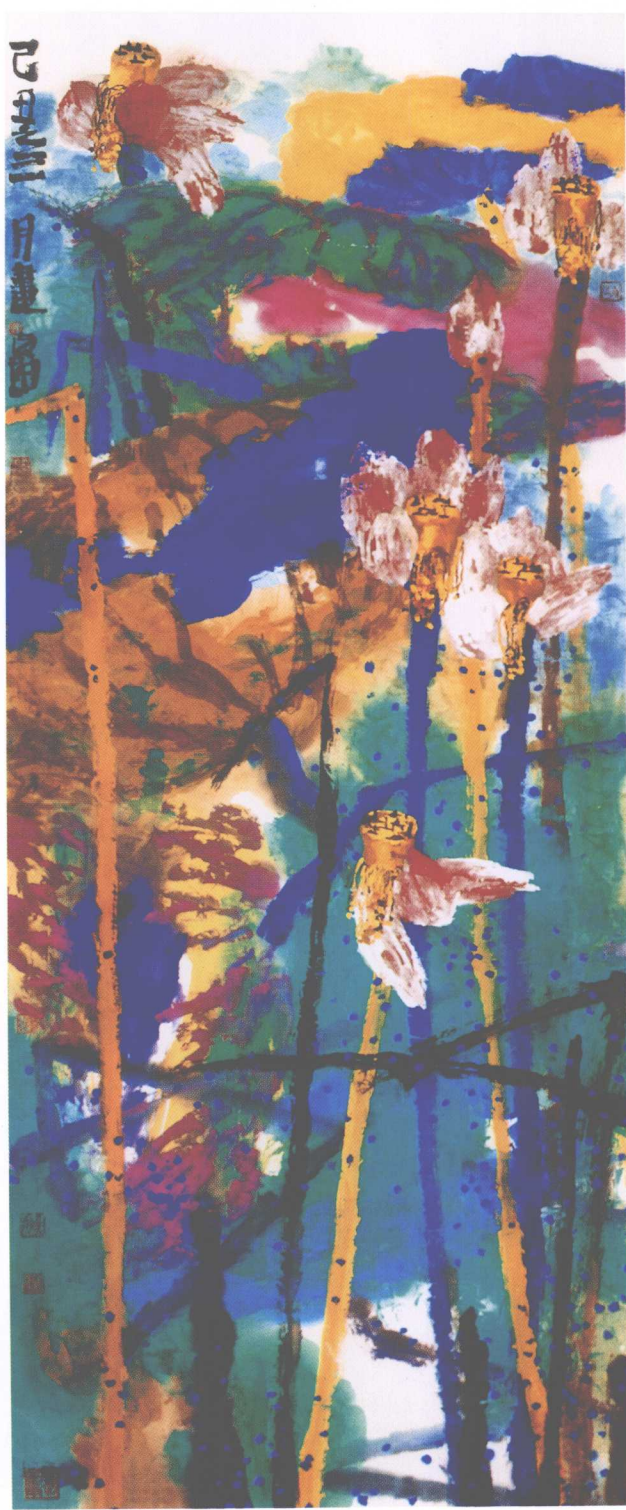
五是音乐的境界，超逸的格调。寅坤通过各种绘画手段所追求的是一种音乐般的图画，图画中的音乐。如《茸茸绕墙》、《种瓜得瓜》、《流香》、《秋之音符》、《春朝鸣喜》、《又吹春色上枯藤》等等，虽都是传统题材，但由于他在笔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的锐意创造，都达到了一种音乐的境界。那每一个点、线和色块，都是跳动着的有生命的音符。宋代黄庭坚说：“凡书画当观韵。”这与派脱（W.pater）说的“一切的艺术都是倾向于音乐的状态”，都是直探艺术本质的精辟见解。韵或音乐也就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生命节律。也是艺术的生命所在。

生命是美的，美在生命，是超以象外的大美，它不在耳目，乃是出于心灵而入心灵的。

笔者注：2008年7月重读蔡寅坤画，该文略有改意。



又见秋荷 纸本设色 180 × 400cm 2009 年



馨香 纸本设色 180 × 400cm 2009 年



熏风含笑
纸本设色
240 × 120cm
2009 年

八哥寓言

——浅论蔡寅坤画艺

谢春彦



鹤 纸本设色 138×70cm 2009年



意气风发

八哥者谁？成都画家蔡寅坤君也；

寓言者何？蔡八哥手下至大至巨之画也。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要看大画吗？且看成都蔡八哥寅坤所作。

太多的尺短寸长，太多的软绿娇黄，太多的浅斟低唱，太多的靡弱，太多的小家子相，放眼丹青队里，真令人难以神畅！然而这位蔡家的少八哥，却敲牛角、放野唱，以他的放肆，以他的雄强，以他的荒诞，风风火火赶着他的巨花大鸟滚滚而来，明我眼目，旺我心神，开出一片大功大业的景象，岂不壮哉！

所以我说：

蔡寅坤是画坛的一个意外，

蔡寅坤的画真是一段八哥式的寓言。

恐龙魂魄

那么，就让我们探视一番这样的寓言。

八哥的蜀中先贤苏东坡夫子尝云：“君子可以寓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此中仿佛透露出几分蔡画的法门。有宋以来，中国的花鸟画独立成科，繁茂似锦，徐黄之学，变化万端，活脱生香，美不胜收。然总的说来，花鸟一道总为玩物，大体属阴柔之部，即至八大、八怪、徐渭、吴、齐，还是泼洒于有限的空间。不料于蔡寅坤的笔下，却放大到如此无边无沿无极而近似荒诞的地步。

表相观之，蔡画唯大。如他所作之《绚丽的荷塘》高五米，长三十五米，大笔挥写，赫然巨幛，向来之丈二匹大纸，于此则小巫见大巫矣。它如为天安门城楼所绘之《池塘昨夜惊风雨》、《紫藤群鸭》等均是历来少见的花鸟大作品。他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之中，放笔直干，旖旎浓香，大开大合，气象雄阔，一种横扫千军惊风骇雨之势扑面而来，花枝宽袍大袖，鱼鸟虎背熊腰，生机万状，沉郁勃发，整个儿从花间派中杀出，变化鱼龙，一派侏罗纪的硕大景象。鱼是大鱼，鸟是大鸟，即便是小小的翠鸟八哥恐怕至少也要有娃儿的分量，直堪与恐龙一类的巨型爬行类相仲伯了。所以面对蔡八这样的画，你的视觉在被震动冲击之间，不得不服膺于他所创造的如此相当陌生化了的原始美感，这个方头方脸方身方手的四川汉子，把他对于生命、对于青春的大胆呼唤和向往，都融铸造在他大笔大色之内，重组大化其间矣。

蔡君行八，回族，人或呼之为“少八哥”，少时业屠，日手刃牛五百头，余力尚可再屠羊数十百，以这样的壮汉，面对闲花野鸟，真是视若芥草耳。他所练之力为真力，所见之色为真色，他之屠为人之生命之所需，故其操笔作画则施真性情，向来的花间游戏遂被他弃之远远的了。或谓之粗，或断其野，然那种与生命远离的贫血之道，于新世界又何干耶！丹青脉中之三从四德乃懦夫行状，遗老遗少寡淡的血，正要用如此浓烈咆哮的血液猛流，令之新生而起死。故蔡八之大写大作，只当解作非留言于所状之物，而是寓别情于物，鼓荡其大的心志，以大的形式而达成其内里的形而上者。文学者入学，画学亦入学，他的花鸟大到直面不能作玩物观，是为人的主体意识，生命本体之梦在纸面上的一种觉醒。

如果将蔡八的大丹青譬作歌，那么铜板铁琶的刘欢之声，恰可与之对应，刘欢之歌是时代之所召，蔡八之画当亦作如是观。

荷花之梦

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在蔡君的花鸟世界里，他用力最勤挥写最多的则莫过于荷花了。

荷花作为传统的花卉题材，不知为历代的丹青妙手贡献了几许心力，而徐悲鸿先生却十分慎于此道。非谓荷花不美，关键在于要写成自家的荷花为大不易，尤其白石、大千横道于前，岂容平庸造次耳！

蔡君知难而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异军突起，不赋横斜瘦影，却在野塘大泽之间构筑出一场“大、新、重、美”的荷花之梦来，气格汉唐，映照时代，在纸壁之上化为实在。蔡君以扩大很多倍的体量来状写荷花、荷叶、荷塘，则在当世的心理视觉上，适应了时代审美的需要，一朵荷花大如桌面，与实物较之似为不经，然这种“谎言”却似左拉之“庄严谎话”之论，也透出庄子秋水之篇的哲学意蕴。

所谓大者，言其体制。时代变迁，吾人的视觉含量亦随着世界的缩小、宇宙的切近、欲望的扩大、建筑的宏阔而张扬放突。

所谓新者，谓其有异象之格。从渊源上看，蔡君的荷花似自白石老人的红花墨叶一路而来，然他之造型、用笔、运墨、设色、构成、意境又自开新路，狂野中姿放出新一代对于荷花的独异歌调。即如构成，不独豪拓开放，如崭新的建筑美和雕塑感，以至新的音乐弦律都十分明显地交奏其中，更把传统书法演为极具碑体意味的现代平面组合因素，濯古被新，奇正相倚，混成一片新的天地。画无新意，作之何益，蔡画得之矣。

所谓重者，是分量的实在。画之大者新者，往往失之轻“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画亦如是。

蔡君的荷花之作，是非常尽力于一个重字的。不独行笔如戟如剑，生涩明亮原色的数制铺陈与墨色的对映激战之中更生发出极大的力度，有时又巧以类乎中间调子的泼墨泼色作为调节，益鼓舞出三军齐跃的厚重。其大画不空，新腔不簿，自有大功悬虎头的气派也。

美，是综合的要求。昔人论戏中黑头如周论、张飞者，高手演之必于粗犷之中亦予人妩媚之感。此之所谓妩媚，当是蔡画在铿锵的大、新、重中所向人揭示的他的荷花之作的蔡记美感。一味的霸悍，一味的滞重，一味的喧闹，一味的奇肆，若无美来统领，诉诸以情，顺之以理，必失之大矣。蔡君明乎此，故其大、新、重、美之荷画，得以走出他野风堂的画案，走出锦城，走出四川，为更广大的知者所赏，他之荷花以外的题材之作，也同样明显地以此四项足成他画艺的总体风格，难能可贵。

蜀亦非蜀

蔡君出生成都，艺学于斯，奋斗于斯，他之所以成为巴蜀画派的一个新亮点，他画风的特质也很自然地令我想起了三星堆的奇迹。

三星堆是个迷，巴蜀文化是个迷，由来久矣，瑰丽奇绝，扑朔迷离。去年岁末重游成都，即去三星堆朝圣，简直是步入一大堆奇幻万状的梦魇，如痴如醉，无可言喻。步出展馆，我沿着三星堆那条河走了一段，北风萧索，河床阔大，如一失血的壮妇，无知无觉，仰天而卧。乱石历历，不见清流，惟三二黑点游移，细看却是寻食草根的牯牛，蓝天红土之间，也有声响，时或嘶裂于尘土散漫的公路……当晚，画友苏国超兄把蔡君介绍给我，看了他的大画，听了他的自白，惊愕和醉意之间，在纸片上曾写下下面的短句：

将牛刀来
何须磨快
担几挑丈二
调八斗长红大绿
割霞裁雨
倒墨翻彩
人生但怪颜色少
这厢且把色情买
信是锦官
只手排云
呼三星怪
奇思妙想
都来

词是俚语，志感而已，然而我把蔡君的画艺和三星堆的巴蜀文化链接起来了。任何画风派、任何文化现象都无法与地域、历史、时代割裂，作为文化大邦的巴蜀文化，必也会在新的时代繁衍自身的新种，蔡寅坤的艺术自不能例外。

画派自如繁星，星星有巨细明晦，作为群星中的一颗，蔡画既有巴蜀整体辉耀的亮色，也更具备本身的光谱。无论吴凡先生论断的“重、拙、大、豪”，抑或我之所指的“大、新、重、美”，都是对蔡寅坤君于巴蜀本枝上突显的个性之相之质的肯定，蜀亦非蜀，非蜀亦蜀，蜀兮非蜀，星光莹莹。

我赞赏蔡君的画艺，赞赏他画艺“这一个”的胆识，也期望蔡八哥唱出更加绚丽博大的丹青寓言。